

小半生
母女情

李凤玲

恍若一梦,不觉就是小半生。母亲老了,我也年过不惑。小半生的岁月里,充斥着我与母亲“相爱相杀”的母女浓情。小时候,我喜欢看书,见了带字的東西,眼睛就再也拿不下来。我上课看,下课看。白天看,晚上看。上语文课的时候看,上数学课的时候看。老师并没有告我的状,因为成绩单上那出色的语文成绩让语文老师骄傲,让数学老师不忍。但却过不了母亲这关。她狠狠地责备着我,说:“你因为偏科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。我只好在我的教落声里躲到一边,然后悄悄翻开新借来的《西游记》……”

长大了,念了高中。关于学习,母亲已经不能再说三道四,于她而言,我的那些课本形同天书。但女儿的青春,让她有些如临大敌。

我写作业的时候,她翻我的笔记本,看有没有疑似男生的笔迹;帮我洗衣服的时候,她翻我的衣服兜儿,如果恰巧有纸片儿落地,她会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拣起,然后上看看,左看看,似乎定要从中找出个“爱”字。当然,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她于是又和从前一样,用假设说说着因早恋产生的种种问题。

俗话说,哪个少女不怀春。我那时也应该也正情窦初开,虽说紧张的高中生活让我不敢轻举妄动,但那份心思,可还是数不胜数。我于是对母亲的行为,很是“咬牙切齿”,我于是让自己的哪怕只是暗恋,也进行得小心翼翼。

上了大学,去了遥远的城市。背起行囊,我看见了母亲的失意。她肯定觉得,她已经赶不上女儿的脚步。从此以后,无论学习还是情感,她都不能再指点江山,却常有信来。字迹歪歪扭扭,不成样子,终日的缝补洗洗更让她总是提笔忘字,面对父亲的“冷嘲热讽”,母亲终于妥协,她说:“我口述,你整理。”于是乎,在母亲的唠唠叨叨里,一向说一不二父亲也开始婆婆妈妈,颠三倒四,满纸都是些好好学习、吃饭穿衣。

毕业了,当了老师。我心无旁骛,一心教书。一向怕我早恋的母亲却开始操心我的婚姻大事。“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”成了她的口头禅。她似乎很怕她又丑又笨的女儿会剩在家里。但面对我带回家的孩子,母亲却又是一万个不满意:“脸也太黑了吧?家也太穷了吧?学历也太低了吧?工资也太少了吧?”不知道为什么,一向勤俭持家、帮困济贫的母亲,忽然变得有些“嫌贫爱富”。在她眼里,好像就没有能配得上自己儿子的男子。

在母亲的担心和絮叨里,我出嫁了。嫁了那个在母亲眼里又穷又丑的小伙子。披上嫁衣那天,母亲泪眼婆娑地叮嘱她的女婿:“我这闺女啊,不善家务,结婚后家里的活儿,你就多做一点儿……”

相爱相杀半生过,化成柔柔母女情。如今的我教书为业,空闲时喜欢码字。母亲老了,她戴上花镜,成了我的铁杆粉丝儿。她留意着每一张有我文字的纸片儿,总是读一遍,再读一遍。每当看到母亲捧起一张报纸或者一本杂志,认真地读属于我的每一个标点,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:母亲啊,愿岁月温柔以待,祝福您永远不老!



二战时期日军铝饭盒。图片来源网络

旧事

特殊的奖品

李旭望

我小时候经常看见爷爷用一只特殊的饭盒焖饭,非常好奇,便问其原因,爷爷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我讲起了这只饭盒的来历。

那是1944年,抗日战争还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。二十刚出头的爷爷被征去当壮丁(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去“当兵吃粮”),服役地点在衡阳。经过短暂的训练,他就上阵杀敌了。

有一次,他所在的部队在离衡阳市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跟日寇进行了一场恶战。日寇深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,非常顽固,战斗异常激烈。这一仗结束后,除一个日本兵当了俘虏,其余日寇被全歼,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。

连长把我爷爷叫到连部,交代给爷爷的任务是:把这个日军俘虏押送到团部去。连长反复强调,如果这个俘虏在押送途中逃跑的话,一定要将他毙了,否则,要对爷爷按军纪严惩。

于是,爷爷押着这个日军俘虏步行前往团部,团部在衡阳市区。为防止这个俘虏中途逃跑,出发前,爷爷用麻绳反绑了俘虏的双手。这个俘虏开始还老老实实的,黄昏时分,到了离衡阳市区不远的地方,日俘嘴里叽咕说了许多,表示要解大便。我爷爷做手势警告他——解大便可以,但是不得趁机逃跑,否则要吃枪子。这日俘点头表示同意。爷爷替他松了绑,他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蹲下……

突然,这个日俘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,拿着一块石头想朝我爷爷的头部猛砸。我爷爷头一偏,躲过了。他又企图从我爷爷手里夺枪,但是,我爷爷身强力壮,那日俘见不能得手,便像发了疯似地逃跑……

“站住!站住!不然就开枪了!”我爷爷不管他是否听得懂中国话,连续向他喊话,并且朝天鸣枪示警。

但是,这日俘愣愣地不听警告,企图趁着夜幕降临,不顾一切地逃命。

我爷爷想起连长在临行前说的,他立即蹲下,举枪瞄准。

“呼——”爷爷是打猎出身的,枪法没得说。那日俘俘虏应声倒下,爷爷跑到这个日俘身旁,发现他确实死了,左胸部有一个弹孔。

爷爷取下他的帽子以及他随身带的饭盒,脱了他被子弹打破的上衣,去团部交差。出于人道,爷爷就地挖了个坑把日俘埋了。

到了团部,交了日俘的帽子、衣服、饭盒,汇报了情况。团长立即派副官带着日俘的帽子、衣服、饭盒,跟随爷爷来到那个掩埋日俘的地方,副官验证属实后,允许爷爷回连队,并且把那只饭盒作为奖品赠送给了爷爷。

爷爷去世四十多年了,这只特殊的奖品至今还收藏在老家二楼的木箱里,成为他一件重要的遗物。



制图/左骏



舫舫周边,弯弯泚水流

地名记忆

舫舫,弯弯泚水流过

尹晓华

我是土生土长的茶陵舫舫人,对于流过舫舫的弯弯泚水,有着太多的眷恋。

泚水自酃县(今称炎陵县)经茶陵湖口镇缓缓而来,穿过舫舫的河坞村、松江村、泚水村……再过泚江乡至屏城,最后绕云阳山奔湘江而去。一条泚水把舫舫乡一分为二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舫舫还没有一座连接两岸的桥,过河完全依赖渡船,往来极为不便。于是,“隔河千里”便成了舫舫人过河的常用语。但是,对于那时的少年来说,清清的泚水就是他们快乐的天堂。

我住在河东的大岳村,记得少年时去河西的舫舫中学读书,就要渡过这条泚水。一路上和小伙伴说着笑着,摘着野花,追着蝴蝶,每个星期都这样走着,都不知道有多少心事留在那段上学的路上。

我们一般选择在官溪村坐渡船过河。到河边时,若渡船在对岸,我们便朝对岸大喊,用双手合成喇叭状,扯着嗓子喊:“唉!大爷,我们要坐船啦!”一个“唉”字,把船拖出老远,一直拖到河对岸。记忆中的船公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,常年吃住都在渡船上,为人谦和,随喊随应,人畜皆渡。大爷听到喊声,便起锚将船往我们这边撑过来。我们利用等船的时间,在河滩上嬉闹起来。捡石子打水漂,是当时的热门游戏。于是,又扁又薄的小石子就成了我们要寻觅的香饽饽,谁捡到一个好石子,就在暗中欢喜。这样的石子儿打出去的水漂,又长又漂亮,溅起一串长长的水花,引得小伙伴们阵阵喝彩。玩兴正浓,船已靠岸,意犹未尽的我们只得乖乖上船。照例,最后一名上船者,得拿竹篙撑船过河。撑船其实也是一件美差,船公大爷在后面掌舵,所以你不用担心船会跑偏,你在船头,只管把长长的竹篙往河里一丢,“嗖”一声插入河底的沙石,然后抓住竹篙中端一节一节往后用力推,一直推到竹篙末端,看到一篙把船撑出老远,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

没有撑船的小伙伴,就把鞋子脱掉,坐在船舷上,把脚丫子放在河水里,随波逐流,别提有多惬意了。清凉的河水,清澈见底,河底的水草、石头,清晰可见。渴了,掬一捧就喝,沁人心脾,回味无穷。放学回家比上学去学校更有味。放学不用担心迟到,更不用担心会被老师批评。一到河边,就把衣服脱了,连同书包往船上一扔,只穿个裤衩,一个个跳进河里戏水。我们游在船的两侧,追着喊着,把寂静的河水搅得一片沸腾。到对岸了,还不够尽兴,就爬上岩石跳水。“砰砰”之声不绝于耳,欢笑声洒满整个河面。估计水底下的虾兵蟹将也被我们搅得不得安宁,而又无计可施。只是派几条小鱼儿做

信使,远远地吐着气泡,以示抗议。

玩累了,也玩饿了,我们便停下,一个小伙伴捡起一个石子朝鱼儿打个水漂,告诉它,我们回去了。鱼儿晃了一个涟漪,欢快地游到河底去报信了。河面又静了,河水把一切都恢复如初了。波光粼粼的河面上,映着落日余晖,清风把云霞一片片吹过来,对着水镜梳理,装扮,然后又美美地飘向远方。船公大爷也在渡船上生火做饭了,袅袅炊烟在河面上一缕缕升起,又一缕缕散去。我们带着疲惫回家,把欢乐留在了弯弯泚水中,留在了船公大爷的袅袅炊烟里。

暑假里,最热闹好玩的,莫过于逢圩了。我们去逢圩选在舫舫村过河,因为圩在舫舫村的对岸,下船即到。这里的水域又是另一番光景,河滩上石头偏大,不太适合打水漂,但河水水草丰富,适合摸鱼虾。当然,这些都没有逢圩的诱惑力大。小时候过河去逢圩,无非就是去解馋,去看热闹。每次逢圩,父母只给两角钱,如何少花钱还能打好“牙祭”,全靠自己怎么安排。五分钱一个的白糖包子,那是我下船之后第一要买的东西。先大大方方地吃一个包子,然后就和小伙伴们在圩上看热闹。那时挑担的货郎很多,卖老鼠药的,卖头饰的,卖打打糖的……各有各的广告词,叫卖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我最喜欢的,还是做鸡公糖的摊子,每在圩上转一圈经过这儿,都会停下来看看。说是鸡公糖,其实还有其他动物样式的糖。做糖人的手,十分灵巧,做的鸡公糖栩栩如生,而且糖香四溢。我每经过一次就有一种要买的冲动,实在忍不住了,就走,心里想着转一圈再来买。玩得差不多了,各个铺子也转了几遍了,商贩们也没那么起劲吆喝了,我们也该回去了。临走,狠心花五分钱买一支鸡公糖。坐船时,一边吃鸡公糖,一边用脚丫子拍着河水,心里是满满的快乐。

如今,好几座大桥架在舫舫的泚水上,交通越来越便利。古老的渡船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,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东西两岸的舫舫人开着车从桥上驶过,方便又快捷。河还是那条河,只是再也不能用脚丫子拍打河水了;圩还是那圩,只是再也没了当年的那个味儿了。

流过舫舫的弯弯泚水,还像往昔一样清澈透明。这条弯弯的泚水,我不知道游过多少次了,那几条渡船,我也不知道坐过多少回了。只是往日戏水的少年时光,已经一去不复返。昔日趟河捞水草,挤着渡船去看电影,游过河去买冰棍……那一幕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,连同那一串串水漂,一个个翻腾的浪花,一缕缕船公大爷生起的炊烟,都成了我难以忘却的乡愁。

记事本

排队

王玉初

郭秀花,76岁,女儿外嫁,独居。

有事,郭秀花心里一直不痛快。她去银行领退休金。银行里有两列队,一长,一短。她果断地排在了短队后面,轮到郭秀花,柜台里面的人说这个窗口是办理对公账户的,让她排另一列队伍。她默默地站到另一列队伍后面。

等了好一会,郭秀花排到了队伍的中间。这时,郭秀花的一位老朋友来了,也是领退休金。那位朋友取了号,直接排在那列短队伍后。郭秀花提醒朋友不要排错了队。柜台里面的人却直接帮那位朋友办理了取款业务。

郭秀花不解,便找银行里的人理论,说银行为什么要区别对待。排长队的人也在帮腔。

银行里的人说:“刚才那位阿姨用的是银行的金卡,有优先权。”郭秀花说:“那我也办张金卡。”

银行里的人说:“金卡都是银行的大客户,得先存一大笔钱进来。”

郭秀花听了,沉默了一会,回到了那条长队里。她心想——银行就是个势利眼,唯利是图,坐公交车还讲究个先来后到哩。不知是谁生了这场闷气的缘故,还是其他问题,郭秀花感觉到胸口隐隐地痛,想第二天去医院请医生看看。

现在人最多的地方不是菜市场,而是医院。为了在医院早些排上队,郭秀花赶早去坐公交车。遇上上班高峰,在公交站等车的人还真不少。一开始,大家杂乱地站着。公交车远远地开来,人便躁动起来。公交近了,有些人反倒安静了。因为大家根据需要,选择不同线路的公交车。去医院路线的公交车一停稳,有人抢先站在了门前,后面便自觉地排起了队。郭秀花行动有些慢,站在了队伍的后面。

司机看到郭秀花最后上车,便对着广播说:“哪位年轻人发场一下风格,为这位老奶奶让个座。”郭秀花往后挤了挤,没有空座位,且老幼孕专座上已坐着老人或孕妇。直到公交车司机叫第三遍,才有位年轻人起身给郭秀花让了座。郭秀花道谢后坐下。

不久,郭秀花听到有人在议论:“现在一些老年人真是不体谅年轻人,偏偏要赶在上班的点上出来挤公交车遛弯,还让年轻人让座。”郭秀花没吱声。那人接着说:“要是取消老年人乘公交车免费政策,那些老年人估计就不会出来挤公交车了。”郭秀花听了,真想回她一句——“你没有老的时候呀!”但她忍住了,毕竟人家没有点名

道姓地说她。

到了医院,郭秀花直接去了挂号窗口,站在第一位。过了一会,后面排队的人并不多。郭秀花心想,今天病人少,不用像以前那样排长队了,心里庆幸自己碰上了个好日子。她挂到了1号,小护士让她注意听广播里报的名字,或看上头的显示屏,叫到了名字就可以进医生的房间看病。

郭秀花想着自己是1号,只要医生一来,就能给自己看,瞬间觉得胸口没什么毛病。她便坐下等。不一会儿,广播里开始叫人了,可一直没听到“郭秀花”三个字;显示屏上明明出了郭秀花,一开始排在第一位,不一会儿就往后退了。郭秀花不明白,便去问门口导诊的护士。护士告诉她:“你虽是现场排1号,但人家在网络上提前几天就挂了号。人家没来之前,你会排在前面,人家一来,你就自动退到后面去。”小护士说得很客气,并让她再等等。

郭秀花接着等,快到11点,仍不见叫“郭秀花”。她心想,医生一上午的看病数都快满了,要是再不去看就看不成了。于是,她直接进了医生房间的走廊。门口没人拦,但医生的门口仍有位护士在引导大家排队。郭秀花递上自己的号。那位护士仍让她排队,在后面等着。

郭秀花生气了,大声地说:“我明明是1号位,为何总有人插队?我不会用手机在网络上挂号,有病就只能等死不给看吗?”

小护士有些惊愕,“老奶奶,这是制度规定的,你对我嚷嚷,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旁边有位病人说,“没办法。我也不会在网络上挂号,是我女儿提前一个星期在网络上挂的号,以后,你让孩子帮你弄吧。”

郭秀花喃喃地说:“要是没孩子,那医院就不让看病了!”

小护士一脸无辜的样子,仍保持着礼貌:“除非你有什么急病,请其他人和你换个位置。”

旁边的人都在议论:有人说老人不容易;有人说大家都是看病,要遵守规则;另有人说,要是谁的病急可以优先看;最后有人带笑地说,医院又不如学银行,谁钱多谁优先。大家说归说,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与郭秀花换位。

郭秀花没再作声,突然感觉到胸口一痛,人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这时,那个护士有些慌了,赶紧叫里面的医生出来看看。就这样,郭秀花看上了病。

郭秀花为什么会突然瘫倒,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。